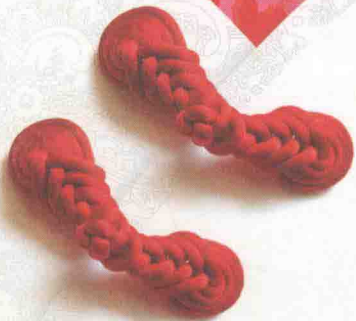




大清

HOW
TO BE A
FIERCE WIFE



犀利人妻

老公不是管得越严越听话，
狐狸精不是手段越毒越能扼杀，
暗恋者不是欲迎还拒就能随意利用。
身为夫妻哪些时候该精明？
哪些时候可示弱？
哪些时候须蛰伏？
哪些时候要出击？

邹邹 著

大清
HOW
TO BE A
FIERCE WIFE

犀利人妻

邹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犀利人妻 / 邹邹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04-2587-5

I. ①大… II. ①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8349号

大清犀利人妻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邹 邹

责任编辑: 杨雪春

特约编辑: 邓萍萍 赵晓婧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冯宏霞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nwp.cn

http: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70×970 1/16

字数: 400千 印张: 27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2587-5

定价: 32.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高邮

漕运，对于皇上而言，那是立国保民的命脉

黄淮不治则漕运不安

对她而言，那是一条淌金流银的命运线

001

【第二卷】清河

巧取豪夺原是正理，我既看中你

总有一天抢了你在手

你夫君虽是有圣宠，却未必保得住你

111

【第三卷】扬州

府衙后宅是陈演围起来的安逸的井，齐粟娘便是井中安安分分的蛙

每日抬头看到的，只有陈演这一片天

276

【第一卷】

高
邮



漕运，对于皇上而言
那是立国保民的命脉，黄淮不治则漕运不安
对她而言，那是一条淌金流银的命运线

【第一回】京城郊外的粟娘

京城。

寅时。

亮更钟响。

九门齐开。

天还是黑漆漆的，三辆破旧的大骡车急急驶出了京城朝阳门，在郊外官道上飞奔，向通州张家湾漕河码头驶去。

大年初一的拂晓寒风从骡车车厢的裂缝中刮了进来。齐理呆呆坐在破木车厢里，她昨天傍晚醒来时，从一个二十多岁已经工作两年的桥梁水坝工程监理员变成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而且，还是被父母卖给了人牙子、有癫痫症的小女孩。

甩鞭声和人牙子的叱喝声连连响起，因为赶得太急，破木车厢摇动得极是厉害，把车厢里的人甩得左摇右晃。齐理扫了一眼十来个照旧睡得沉酣的孩子。孩子们和她一样，都穿着破旧的粗棉衣裤和烂布鞋，隐隐约约看得见几个男孩脑后短短小小的辮子。齐理身上又是一阵哆嗦。她虽是工科出身，毕业后总是待在工地上，文史知识全不感兴趣，早抛到了脑后，即使如此也能一睁眼就看得出现在是什么朝代。

齐理重重叹了口气，昨天晚上她用过各种方法试图让自己从噩梦里醒来，最后以痛得大哭而告终，她已经认命了。“现在是康熙三十七年啊……”齐理喃喃自

语，打听到年头对她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会转生到这年代是年轻气盛的后果，当她发现工程事故是因为承包商偷工减料所引起后，若是能沉住气，不让人察觉地报告给总监理师，便不会如此轻易就被丧心病狂的承包商害死吧？齐理伸手抹了一把脸，长着茧子的粗糙小手带去了面上大半的泪水。好在有哥哥嫂子在，爸爸妈妈听到这个消息，能撑过去吧？

“咚”的一声，骡车似是从一个坑洞上驶过，将齐理震得翻倒，也将她的思念伤感打断。她看着车厢里依旧熟睡着的孩子们，重新坐起。昨天晚上好像是大年三十，人牙子去隆福寺庙会看灯，凌晨方回，只留了一个帮闲看守，这些孩子也在院子里玩了半宿。

“粟娘，想爹娘了？”身边一个男孩不知是听到了动静，还是被震动晃醒，坐了起来，悄声问道。齐理一惊，连忙用袖子把面上的泪水擦干净，含糊道：“有……有一些想，小崔哥，你不睡了？”昨天傍晚她醒来时，孩子们都在外头院子里玩耍，只有这个男孩在照料癫痫症发作的“粟娘”，别的孩童都叫他小崔哥。

刮进车厢里的寒风愈发大了，破车门被吹得吱吱作响。“我在家里，这时候已经起来了。”小崔十四五岁的模样，比现在的齐理大了不少。他摸索着抱住了齐理，让她靠在怀中取暖，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可好些了？昨儿晚上你癫症发作醒来后又折腾了半宿，又是叫又是哭，我还以为你癫症又要发作了。好在人牙子和大伙都在外头，只有我凑巧在屋里。粟娘，这毛病不能让大伙知道，更不能让人牙子知道，否则你进不了大宅门做奴仆，不知会被卖到什么肮脏地方去。可记得了？”

齐理靠在小崔怀里，听着他切切的叮嘱，感觉到烂棉衣上传来的阵阵暖气，想着昨天晚上他毫不厌烦的安慰照料，原本绝望孤单的心慢慢安稳下来。她看了看四周还在熟睡的孩童，抬起头轻声道：“我记住了。小崔哥，我患的癫症，隔多少时间病发一次？”

小崔看了她一眼：“原来你在家没有发作过？我四妹出娘胎就有这个毛病，她几月发作一回，只是她身子不及你壮，不如你好得快。”齐理听得这癫痫症“几月发作一回”，心里沉甸甸的，小崔似是觉察出她的不安沮丧，柔声逗她说话：“对了，咱们虽都是永定河水灾被卖的，但你平日里少言少语，不和大伙亲近，大伙只知道你叫粟娘，你姓什么？家在永定河边哪个县？我是直隶沧州人。”

齐理沉默半晌，把头埋在小崔怀里，含糊道：“我姓齐……”

小崔轻轻笑道：“姓齐？齐粟娘？”

“……是，我叫齐粟娘……”

当初的齐理、现在的齐粟娘把眼泪在小崔的衣襟上擦去，抬起头来，正要

话，只听得外头又是一阵鞭响，人牙子的叱喝声传来：“快！快走！”

车厢摇晃得快要散架了似的，小崔搂紧了粟娘，皱了皱眉头，疑惑自语道：“怎的这般着急？”

车厢里的孩子们终于被晃得再睡不成，一个接一个坐了起来。这些孩子小的不过是六七岁，大的不过就是十三四岁，都以小崔为首，和他说话，听他安排。小崔一时顾不上齐粟娘，粟娘见得孩子们都醒了，也不再开口。她来这世上，见着的只有人牙子、帮闲和孩子们。他们说话时的遣词用句、行事时的进退礼数，与她前世里全不一样，她稍不注意就会露了破绽。小崔虽是甚有见识，但心疼她有病，把她当自己的四妹一样照料，多半不会怀疑她，她也只敢跟小崔说上几个字，更不敢去和别的孩子亲近，只能躲在小崔身边装呆愣，看着他和孩子们说话，暗暗模仿。

清晨的阳光一线接一线地漏了进来，照在了齐粟娘的面上。她侧目从车厢的裂缝看去，初升的太阳散发着金红色的耀眼光芒，康熙三十七年的大年初一开始了。

蓦然间，官道上响起急促的马蹄声，似是有不少马匹从后面赶上来。小崔与齐粟娘同时一怔，便听得赶车的帮闲惶怕的叫声：“当家的，怕是昨儿晚上的事发了，咱们把那宝贝还回去——”不过是一句话的工夫，马蹄声轰然而至，后头的人已是策马赶上了最后一辆骡车，竟有百骑之多，不一会儿就把三辆骡车团团围住，把他们赶下了官道，他们只得停在了道边稀疏的白杨林里。

粟娘满心惊异，马上的人个个穿着油光水滑的皮袄子，戴着皮帽子，显是出身不凡，有七八十人还挎着腰刀，皮袄子下的箭袖青袍看着分明是官服。

“是京城里的满旗大贵人。人牙子惹祸了。”小崔从车厢裂缝边转过头来，面上有掩不住的震惊与不安，急急道，“大伙千万别出声，别哭，别招了贵人们的厌……”他的话还只说到一半，便听得一阵咒骂踢打之声，人牙子和两个帮闲被挎刀侍卫从车驾上拖下来痛打，凄厉的惨叫声接连响起：“大爷，小的再不敢了……”车厢里的孩子们个个惊得面色苍白，两个最小的已是哭了出来。

小崔一把抱住那两个孩子：“不能哭，不能出声，安安分分的才能保住命。”

钢刀从刀鞘中拔出的声音蓦然响起，齐粟娘全身僵硬，忍不住牙齿打战，不过是正中那位满旗大贵人的一个手势，人牙子和两个帮闲哼都没哼一声，便丢了性命，咽喉上的伤口汩汩地流出鲜血，淌了一地。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车厢的破木门“吱呀”一声被扯了开来。齐粟娘连吞了两口唾沫，强忍着恐惧，被小崔紧紧牵着，从车厢里走了下去。孩子们被十几个没挎刀的随从驱赶着，跪在白杨林中积雪未消的冻地上。十步外，人牙子和帮闲的尸体被白杨树的阴影掩盖着，黑红黑红一片。

“主子，找着了！”尖细阴柔的嗓音响起，一个白净无须的体面随从利索地在死人怀中翻找了一会儿，满脸喜色取出一个物件，转身走到一众侍卫簇拥着的高头骏马前打了个千儿，腰间的织锦荷包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着。他捧着那物什笑道：“八爷，果然是这不长眼的人牙子顺了小格格脖子上的金锁片。”

或是因着没有树枝阴影的遮挡，满旗大贵人八爷身后的太阳光芒万丈，照着他一身织绵华服，腰间玉带莹光流动，脸却看不清，他手中的金锁片被阳光晃得闪亮亮，刺疼了齐粟娘微微抬起的眼。

“罢了，因是……昨夜方赏下来的，今儿必要上身，倒叫我年初一的出京追了几十里。”清亮的声音乍然响起，柔和的语调中带着森冷的贵气。原本就因恐惧而屏住呼吸的孩子们立时将气息压得更轻。齐粟娘觉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那随从从赔笑道：“也是小格格生得贵气……方才赏下这宝贝，主子，初一里头还有赐宴，时辰不早了，您看……”

八爷似是点了点头，道：“我这就回去了，李全儿，余下的事你料理了罢。”说罢，马蹄声起，近百骑快马从树林边疾驰上官道，在轰然声中向北而去。

李全儿目送八爷向京城驰去，待得蹄声远去，再也见不到影儿，方转过身来扫了一圈从车上赶到地上的十来个男、女孩童，击了击掌，笑道：“小的们，替这些娃儿们寻条活路罢，也是主子打赏咱们辛苦了一夜。”

侍立在两边的十来个随从齐齐尖声大笑，声音俱是阴柔，有那得脸的要拍李全儿的马屁，趋前踢了一脚死人，觑脸笑道：“不知死活的东西，狗手伸到小格格脖子上，以为连夜出城就能逃得出咱们李公公的眼睛？”粟娘听得“公公”二字恍然大悟，原来都是改装的太监。小崔的手愈发抓得紧了，粟娘随着他将头贴在地上。

众人纷纷奉承，都赞李全儿在京城脸面大，耳目广。李全儿不过听了几句，反是板了脸道：“咱家是知道你们的，昨儿带着小格格逛灯会的那几个奴才都被杖毙，连咱家也被福晋训得没脸，再不下心办事，咱家也护不了你们。”

太监们个个赔着笑脸，李全儿不再多说，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孩童们，对起先说话的小太监道：“这事自不能叫人知道，便是主子爷没闲理这事，揭开了却是饶不了的。你且去城东把焦七唤过来，也省了咱们的事。”

“公公，何不叫城西的刘独眼？他可是个爽快人，出价比焦七高了足足四成。”此话一出，立时便有四五个太监随声附和。李全儿啐了一口，两马鞭不轻不重地抽在那小太监的身上，笑道：“亏你小子也是爷爷我带出来，眼皮子怎的这般浅？刘独眼专做各处私窠子里的买卖，不知坏了多少人命，赚的是绝户钱！焦七是京城官牙里难得的稳妥人，看这些娃儿模样多是上年永定河水灾被卖的，为奴为仆

也是一条活路，咱们就当做善事，为主子爷积德！便是将来如何，也说得过去。”

众人更是马屁如潮，不须李全儿多说，几个太监将地上的尸体拖到了白杨树林深处掩埋，其余的人将孩童们赶上了三辆破旧大骡车。小崔听得李全儿的话，松了口气，摸了摸齐粟娘的头。骡车上挤坐的十来个孩子哭了起来：“小崔哥，俺们……俺们会被卖到哪里去……”

小崔一面招呼着孩子们靠在一起取暖，一边安慰道：“大伙都别多想，当初爹娘卖了我们，也是为了让咱们有口饭吃，又能让弟妹们活命。虽是照旧要被卖出去，只要不被送去那些肮脏地方，哪里都是一样。”

焦七是个青脸瘦汉，带点文气，唇上两条八字胡，粗蓝布的长袍左角时常掖在元青束腰带上，看上去的确极是精明干练，一口地道的京片儿，却不知是旗人还是汉人。他带了三个帮闲，赶着骡车在泥土路上颠簸了几天便到了京城附近通州张家湾漕河码头。此时虽已立春，漕河水面厚冰未消，河面如琉璃般冻得剔透，却极是热闹，来来往往全是木制冰筏。冰筏下钉铁条，或载人，或承货，转瞬即去，甚是快捷。焦七寻了四个大冰筏，载着众孩童，不过几日便过了通州、直隶。待得冰封渐消，焦七在山东临清寻了艘因故滞留的江苏漕船带上，扬帆顺流，直下江南。

因是在河上，焦七也不禁止他们乱走。齐粟娘终日站在舱面上眺望发呆，见得开春水浅之时，河道堵塞，淤堵处不时有水夫赤腿站在冰水中清淤。便是顺风，五百石以上的大船仍需水夫沿岸拖曳而行，岸边水夫口中“邪许”声声，如耕牛粗喘，响彻千里漕河上空。

小崔见得齐粟娘日日呆愣，只道她想爹娘，又在白杨树林里见了死人，受了惊吓，便时时逗她说话，平日里也颇多照应。过得几日，齐粟娘终是少了些发呆的时间。她虽是学了些说话时的腔调用词，但自知破绽仍多。自己只是个被爹娘卖了的孤女，比人牙子的命更不值钱，哪里敢随便多行一步，多说一句。她平日里不和女童们在一起，只紧紧跟着小崔，却又因着她缠住了小崔，女童们暗地里都不待见她。

小崔自不会提防她，每日里带着她说些闲话、吃饭耍玩。这般过了几日，齐粟娘便也知晓他姓崔名浩，原识得几个字，父兄皆是沧州镖局的趟子手，他也随父兄在河上跑过几回漕镖，比众孩童醒事明理。那些孩童多是河边人家，对漕河沿岸热埠大镇知晓一二，时时沿途指点。托他们的福，粟娘也慢慢知晓了康熙三十七年的世情，面上的说话行事也脱去了前世的痕迹。

“小崔哥，你知道这船是打算到哪里去么？”粟娘抓着刚刚分到手的窝窝头，悄悄地问小崔。

小崔笑着将过来寻他玩闹的女童莲香、双虹哄走，正要回答，船头一个漕船水夫却与焦七的帮闲吵了起来，只听那水夫大声骂道：“狗攘的杀才！老子的火煤方才分明放在这里，就你这杀才过了身，不是你还是谁？上回不过是块破油布，俺没有理论，你这杀才愈发猖狂了！”那帮闲似是争辩了两句，水夫愈发大声，“狗杀才！你需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敢嘴硬？小心老子给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焦七连忙将手中食篮塞给另一个帮闲，赶过去劝解。粟娘听得这水夫粗狂，不免吃惊。小崔似是司空见惯，拉着她走远了些，低声道：“江苏淮安是黄、淮、漕三河汇流之地，河上大镇。我听人说河道、漕运总督府都在那边，他们多半是要去那里。再者，他们既是要到南边去，也总会去扬州、杭州走一趟，替京城里的贵人买几个扬马苏戏回去。”

粟娘一惊：“扬马苏戏？”小崔摸了摸她的头，没有出声。齐粟娘看他面色，隐约知晓“扬马苏戏”所指为何，她所知不多的诗词除了“床前明月光”“鹅鹅鹅”之类，外倒还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有些忧心，再想想李全儿夸焦七的话，自我安慰了一番。

“粟娘，你怎么不吃了？”小崔见得她咬了两口窝窝头便停下，不禁问道。

齐粟娘猛然惊醒，含糊道：“我待会儿吃……”说罢，便推说口渴，走开了，却只觉小崔的目光落在她背上，久久不肯移开。

齐粟娘随着众人上岸，果然见得江苏淮安府城门口人流如潮，城内南北货物如山，极是繁华。焦七老于此道，早早寻好地方安顿下来，一边从众人中点选出色孩童，一边教训道：“你们听着，焦爷我也算是养了你们一场，给你们指个明道，在大宅里做奴才可不像在乡下家里，你们原是没根底的，人人能欺，切记嘴巴哑着，耳朵聋着，眼睛瞎着，否则贱命一条，没人稀罕！”

孩童们面面相觑，因这焦七平日待人也不算刻薄，便有胆大的问道：“焦爷，老爷们买我们是要做工的，若是眼睛、嘴巴、耳朵都闲着，哪里还能干活？”

焦七正忙着除下粗蓝梭布袍，换上簇新的暗红茧绸长袍，罩上羊皮袄子，打理得体的面面。他原不耐烦，却见得这些孩子个个面黄肌瘦，一脸迷惑，全不知深宅大院里水深水浅，也不由得叹了口气。他缓着道：“你们原也不懂，我只说个事，你们便明白。”说罢，在歪脚凳上坐了下来，“前年永定河水灾，我老家托人将一个孩子送我手上，只求找口饭活命。我见那孩子勤快，模样也不错，特地找了户读书人家卖了。原想着主人家多是知书识礼，又素有善名，可以少吃些苦头。没料到他殷勤过了头，不过是抱着七八岁的小姐喂了次饭，便惹得老爷大怒，指他居心不

良，坏了小姐的名节，立时一顿板子打死，丢到城外的乱坟岗里。”焦七说罢，又指着一众女童道，“你们更是要仔细着，深宅内院里，一个行差踏错，名声便臭了。性命事小，辱了父母祖宗却是事大。那孩子虽是可怜，那小姐却更是冤，嫡亲的女儿，年纪小不晓事，不过因着这事骂了一顿关进房里，受了惊，再不敢吃饭，活生生地饿死了。”

孩童们个个惊吓，便是齐粟娘也听得目瞪口呆。她这几日已是反复思虑，见得身份卑微、世道凶险，便想低头。原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打算，为奴为婢地先熬过眼前这段再说。如今听得这话，心里凉透，方知这世道果真与她前世大不一样。

贵贱上下，男女大防此等旧时规矩她不过大略听过，何时又真正知道？她越与此地之人相处，便越觉习俗大不一样，一船上的孩童个个都比她醒事懂理，知晓进退分寸。她无父母教导相护，在民间倒也罢了，若是这样贸然进了富户官宦之家做奴才，只怕动辄出错，一条小命不知何时就丢了。更何况她还有不知何时会发作的癫痫症，若是卖进去了发作起来，哪里能在大宅里找到立足之地？

她想到此处，摸摸怀中的硬物，暗暗庆幸，起先虽是打算为奴，却又忍饥挨饿将日日的窝窝头省下不少，藏在身边，如今决心一下，果然有机会用上。

小崔模样端正，人又晓事，在焦七早早选出来的八个人中仍是最出挑的，齐粟娘料着他必能被人看中。她平日里思前想后难免焦虑彷徨，少言少行免不了要受人白眼，多亏小崔方撑了过来，心中情谊已生。她不顾焦七不耐烦，赶着替小崔打水，帮他洗净面目双手，小崔亦是大异往常，默默无语，任由齐粟娘替他收拾。到得最后，他将声音压得极低仓促道：“……你……若是……来寻我……”

齐粟娘正心不在焉，只是胡乱点头，看着他一步一回头，满眼担忧地离去，已知此时离别，今生再不能见，心中一片茫然。

焦七穿着新衣，带着孩子们走了，天未黑便满脸喜色地回转，除了腰钱包袋鼓了几分，手中还抱着两匹上好的苏州重锦及一个包袱，未进门便笑道：“到底是河道总督府，出手竟是比京里的贵人们还要阔绰，这几年皇上忙着打噶尔丹，各处费用俱都减损，只有这治河的银子一点儿不少。”他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仍是如他出门时一样，默默站在一角发呆的齐粟娘，招手道，“粟娘，你过来。”

齐粟娘一时惊醒，疑惑地走到焦七身前。焦七打开包袱，拿出里头的破棉衣裤，笑道：“小崔叫我把这旧衣带回来给你穿，你这女娃娃生得五大三粗的，倒也亏小崔上心。”齐粟娘伸手接过旧衣，焦七知她奇怪，仍是笑道，“这府里买奴才原是管事的事，小崔运道好，正遇上总督公子，被他一眼看中，说他干净爽利，模

样体面，立时就赐了新衣，做了跟前的小厮，其他几个都是干粗活的命。”

齐粟娘抱着棉衣，默默无语，心中百般揣测小崔用意。

众人歇了一宿，第二日便出了淮安城，仍是乘船沿漕河而行。一路过了清河、宝应，到了高邮地界，船上只余下三四个女孩，粟娘从焦七与帮闲的对话中，隐约得知船向扬州而去，焦七打算将她们几人在扬州盐商宅里打发后，替京中贵人采买四名扬州瘦马，再到苏州采买几个苏州女戏便回北方。齐粟娘仍是日日站在舱外远眺，见得除了码头繁华，沿岸七八里可见村落处处。虽是欢喜，却不禁暗暗摇头。分明是河床淤积，河水高于河岸，方能远眺，水害只怕也不小。只是她所学只与桥梁水坝监理相关，与河道整治全无关系，况且现在哪有心思管这些，便也丢开。

齐粟娘既见得水浅岸近，村落不远，暗暗咬牙，终是趁着众人夜半沉睡之时，避开了帮闲的看守，用从船舱底捡来的旧油布包着小崔的棉衣、平日省下的窝头、偷来的火煤，顶在头上，从船后下水而去。她原本就水性好，又想着附身的女童是永定河边人家，断无不识水性之理，便仗着虽有隐疾却甚是结实的身体，抗过了初春河水的寒冻，不多会儿便游上了岸。她急急忙忙脱去湿衣，换上小崔的旧棉衣裤，不敢生火，拼命揉搓冰冷的手脚，在漆黑的夜里，紧紧裹着身上破棉衣，向有村落的方向狂奔而去。寒风冷冷地刮在身上，脚下泥泞不堪，齐粟娘踉跄而行，被河水冻僵的面上火辣辣地痛，手脚俱是针扎一般疼。

一夜急奔，不过借着星月之光，转眼到了天边泛白之时，粟娘已是累得再不能动。眼见得村落不远，她心中一懈，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此处已是远离河岸，脚边仍是泥泞一片，泽地绵延，不见一个活物，全无一点儿人踪。不远处的村庄冷冷寂寂，如死城一般，与天津、临清、淮安这些沿河大镇的人物繁华全不是一回事。

粟娘悚然一惊，立时爬起，连滚带爬跑进村落，方一入村口，她便暗暗叫苦。船上远远看着竟全是假象，这村子处处断壁残垣，黄泥地里半埋半露着破布、断枝、烂桌椅等各种物什，偶或现出鸡、狗等各类家畜的残躯，分明是一处受灾后被遗弃的村子。

【第二回】高邮小村的粟娘

齐粟娘见得这般情形，知道活路已断，欲哭无泪，呆了半晌，猛然想起小崔离去时的话语，转头看向运河方向，方要抬脚，却又收了回来。她喃喃自语道：“何必去拖累他？开弓没有回头箭，是死是活就是这一遭了。”说罢，她寻了处尚有墙有

顶的屋子，将湿衣用树枝晾起，自个儿倚墙坐下，从油布中取出半块窝窝头，一边歇息，一边细细嚼吃下咽。她虽是体壮，却不敢疏忽，打了火煤，折些树枝生了堆小火，不过微微眯了一会儿，不待睡实，便起身收了湿衣，仍是向南而去。她不敢喝泥水，不敢吃路边尚青的无名果实，只仗着怀中五个半窝窝头和清晨树叶上的露水，忍着手脚的冻裂伤痛，一连走了十七天。

带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走过了四个无人的村子，终于在干粮告罄的第二天，她爬上了一处小青丘，看见了大约五里外一弯小溪和两缕寥落的炊烟……

齐粟娘在睡梦中嗅到了甘薯的香味，肚子里咕咕直叫。她睁开眼，看到阳光透过素色的床帐照进来，半坐起身左右观望，原来所在之处是一间土墙瓦顶的偏房。

她正躺在一张半新不旧的黑漆三栏木架子床上。

昨天她逃进这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村，被陈娘子收留了下来。

齐粟娘双手双脚全是冻伤，已被上好药包了起来。她费了半刻钟的时间，套上了床角的青梭布棉衣裤，趿着床前的青布大棉鞋，慢慢走到房门口。打开门探头一看，第一眼便看到随身带着的破旧棉衣晾在了院子里，已是洗净。

微微的咳嗽声响起，一位端庄的妇人从灶间出来，看着齐粟娘微微一笑。她穿着一袭青梭布圆领斜扣棉衣裤，腰上半旧碎花系巾，发上碎花头巾，裤脚处露出一双不大不小的脚。她五官清秀，双眸含笑，虽是收拾得格外利索，仍带着一股文雅之气，粟娘眯着眼，迎着阳光看去，可见她眼角带起的笑纹。

陈娘子走上前来，弯腰替粟娘系上了裤带，扣好了衣纽，道：“饿了吧，去堂屋里坐着。”说罢，又是微微咳了咳，回了灶间。

粟娘低头看了看整齐的衣裳，出了房门，走进堂屋。正中横木长案上供着神柜和牌位。长案前是一张未上漆的榆木八仙桌，两边各摆了一张木梳背椅。左右墙上还挂了两张未裱上的上彩山水画。

陈娘子端了一碗香热的甘薯饭进了房，牵着呆呆站立的齐粟娘坐到左边的梳背椅上，自个儿拖了另一张椅子与她对面坐下。陈娘子用木勺舀了满满一勺甘薯饭，吹得不烫了，送到齐粟娘嘴边。粟娘一愣，低头看了看包得严密的双手，再看看那妇人微笑的脸，慢慢张开了嘴。喂着吃了一顿热饭，再睡了一觉，粟娘只觉元气大复，知晓这身子粗壮，虽是衣食俱缺，挨饿受冻流浪了十来天，竟也未生病，只要不发癲病，果真好用，大是欢喜。

粟娘在此处住了几日，身上的伤慢慢愈合，从陈娘子嘴里方知这村里两家原都住在漕河东边近岸的村落里，因着连年的洪水，一撤再撤，退到了这离岸近六七十

里、扬州府高邮州外的的村子安身。

陈娘子夫家姓陈，膝下有个独子，名叫陈演，得了秀才的功名，前几日赴江宁府乡试。陈娘子闲来无事，就常带着齐粟娘拜访隔壁齐家大娘，齐大娘四十来岁，性子爽直，娘家姓宋，有一夫一子。丈夫齐虎虽在，儿子齐强却逃丁在外，已是四五年未回，前几日有亲族王天旺在齐家躲差役，齐粟娘还在睡时，人已走了。

齐粟娘听得“逃丁”二字，大是不解，再想这一逃一躲，更是奇怪。陈娘子睨她一眼，细细说了朝廷以人头抽丁税，贫户实在负荷不起。陈家却是因陈演有功名在身，免了丁税，又叹道：“齐强那孩子倔得很，却又聪明过了头，这份丁银我家也能勉强替他凑了，他却死活不要，再不肯安分，负气离家，只说赚大钱去了。”其他却也不多说。粟娘听得暗暗叹气，蓦然从脑海中的故纸堆里扒拉出“摊丁入亩”几个字，既忘了其意，也不知其时，只知这年头贫穷人家实在难耐，就算年年的水灾没把人逼走，各种苛捐杂税也生生让人离了故土，漂泊在外。

齐大娘性子爽直，独生儿子不在，听得齐粟娘亦是姓齐，更是欢喜，拉着齐粟娘到她家耍玩说话。粟娘见得齐家堂屋也是一般整齐干净，供着神柜和齐氏祖宗牌位。因着还未出正月，两面墙上贴的是大红年画。窗前门上贴满了红福字和红窗花，还摆了一盆裹着红纸条的水仙花。

粟娘从齐家出来，看着村后打谷场上，齐大叔淌着一身大汗，赤膊在筑高架粮仓，实是不得其法，白费了半天力气。齐粟娘却不敢贸然开口相助，只得盯着看了半天，待得齐大娘来赶人时，方才糊里糊涂地离去。她心中细细打算，见这村里空屋不少，村人和善，没欺负她是个孤女转卖出去，实是她的运气。又见这陈娘子家中虽陋，却出了个秀才，是个知礼晓仪的，便想把身世实实道出，再哀求收留。

没料到回到屋中，陈娘子煎了药喝完，便寻了一些旧日衣物出来，撒了线粉，烧了炭斗。她一边低头持剪改衣，一边不经意地道：“粟娘，看你身形是北边人，口音是京城那边的，老家可是在永定河边？”

粟娘大吃一惊，连连点头，问她如何得知。陈娘子笑道：“你既是从漕河边来，又带着湿衣，水性必是好的，自是河边人家。南北水患，南边是黄、淮、长江，北边京城附近便只有永定河了。”粟娘见陈娘子如此心细，大是佩服，又听她道，“这几日不见你提起爹娘亲人，多是水灾里没了，或是你被卖了，不敢多说。”说罢，停下剪子，转头凝视齐粟娘，“你的卖身契在外头，只要不被寻到，便也罢了。女子不用纳丁税，待寻个时机，托人替你在我家落个户籍，也叫你这孩儿不再日日忧惧。”

粟娘听得此话，面上静静与陈娘子对视，心里惊骇：她不过在陈娘子家住了几

日，话未多说一句，事未多做一件，老底却被人看得通透透。左思右想，知晓机不可失，“扑通”一声跪下哀求道：“大娘，我……粟娘虽不明事理，却是个肯干的，活命之恩不敢言谢，只求您收留教导我，我……”

陈娘子不待她说完，一把将她扶起，一边咳嗽一边道：“不必如此，都是水边遭灾的，知晓这些难处。你是个胆大不服软的，竟敢搏命逃出，到得我家。但到底不过十岁，又是女娃，今次你运道好，手脚没有废掉，却再难有下回，若是赶你走了，只能死在外头。”说罢，又笑道，“只是有一件事，你齐大叔日后干活赤身时，你切切不可直愣愣看着，不知避讳。”

粟娘一惊，恍然道：“难怪齐大娘今日不给我好面色看，原来是在吃醋。”她往日在工程工地上当监理工程师时，看过不知多少赤膊男子，便也未曾在意，此时一想，却知道是错了。陈娘子掩嘴笑个不停，半晌方喘气道：“果然是个要人教的孩子，你既要我教导，我也不推辞，你去把那房里书架第二层第一本书取来。”

齐粟娘平日里和陈娘子一个屋，知晓她所指的是其子陈演的房间，连忙去了。

她打开房门，一眼便看到了书桌后挂着一幅横卷水墨画。画中长河奔涌，一去无回。岸边怪石嶙峋，山崖上站着一名英挺少年男子，只隐约看得到侧脸。他凝视茫茫江河，浑然不觉衣袂已被水浪打湿。在他脚下，惊涛拍岸，碎浪连天，却终是冲不倒他脚下那一片山崖。粟娘怔怔看了这画卷半会儿，才醒过神来。

走近一看，画卷右下角有一行娟秀字迹“江淮临水图，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却是陈娘子的笔迹。画的倒应是陈娘子的儿子陈演。

粟娘从画中收回眼光，四面一看，左墙一个竹片钉成的大书架，书架边墙上挂着一幅草图，房中央摆着青竹长桌、包圈梳背竹椅，已是坐得油光水亮。靠右墙是一张三栏架子床。家具俱是自家打制，一秉天然，唯一的装饰就是细细绣着朱红莲花枝样滚边的粗蓝床帐，一看便知是陈娘子的手艺。走到竹架边，看了看墙上草图，却是用青、朱、蓝、赭等色精细画了黄、淮、漕运等各处河流、险口、水坝、闸口详图，便是北方永定河水形也没缺了。她自然见过比此图精密不知多少倍的河图，但此时此刻，在这陋屋之中，秀才之房内见得如此，仍是大大惊奇。

她不敢久待，匆匆走到书架前，一眼扫过全用阿拉伯数字编号的线书，虽知此时西学早入，也极是惊讶。随手从二层上取了书，还未看书名，便被书架上成排的《算经》、《治河图略》等书晃花了眼。她一边往回走一边暗自嘀咕，这陈秀才不是去江宁乡试？难不成做举人不是考八股文而是考治河？她这般想着，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江淮临水图》上的少年男子，不自禁想到，这少年年少时已是有治水截流之志，不知现在是何模样。

粟娘回到陈娘子屋里将书捧上，方看出竟是本《女诫》，顿时咋舌。陈娘子见她面色笑道：“我知你多少识几个字，只是你可知此书是何人所写，所写为何？”

粟娘知她厉害，也不打诨语，赔笑道：“大娘，粟娘只知这书里写的是女人规矩，却也不知是何人所写，为何而写。”陈娘子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粟娘不免心下发慌，拼命在脑中翻找，将丢在边角旮旯里的些许文史知识榨了又榨，方迟疑不定道，“粟娘听说……听说这书里的一些规矩实在是太糟践人了点……”

陈娘子脆声而笑，转身关上房门，打开第一页，指着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摇了摇头，“曹大家班夫人此作实是掩饰太过，她得了好处，却苦了身后一千人。”

齐粟娘对这些文词似懂非懂，只知大意自是将女子贬得极低，但听陈娘子之言，竟是不以为然，心下松了口气。忽又听得陈娘子说道：“你可知长孙皇后作《女则》，则天皇后作《女范》？”粟娘呆了一呆，不知她为何提起，只得摇了摇头，陈娘子再不肯多言，只道，“且去把这书背熟了，有不识的字便来问我，背熟后再想想我今日说的话，也算是我教导你一番了。”说罢，又是一阵咳嗽。

粟娘对陈娘子已存敬畏，每日早起挑水、拾柴、生火、煎药，并洗衣、缝补、做饭一应杂事，俱是包下，得空便捧着《女诫》狂啃。

陈娘子万事不用动手，却也不与她解说班昭的《女诫》，只是教她分辨各类豆、瓜、菜、粮。教她如何用扁担挑水，如何摘皂角烘制皂粉，如何用黄豆做酱油、用米团做米醋，让她知晓用棉杆烧火取暖少烟、用糠火烧饭省钱，只当她是无知孩童，从头教起。

家中时无男丁，陈娘子又带着病，二十亩地却没闲着，十五亩佃给齐家种了棉花和小麦。粟娘那把子好力气半点儿不浪费地用在余下五亩青菜、萝卜、甘薯地里。粟娘深知这些农家活计虽不能立身，却是活命的本钱，言听计从，一举一动皆以陈娘子教导为先，久了便也觉察出陈娘子许多异处。其一，这陈娘子既是有子，却从来不提夫家，堂屋神柜旁边的牌位总是她亲自打理，向来不让齐粟娘靠近；其二，她那行事谈吐明明就不是平常出身，诗词、算学都是会的，虽是缠了脚，竟是早已放了，多少总有些缘故；其三，她有些银钱、钗环，有出无进的，也慢慢使尽，但有人从江宁托带了银钱回来。虽是不过七八钱碎银，齐粟娘不免怀疑她那秀才儿子怕是全面发展，这回去江宁又中举人又赚钱的？

揣着这些疑问，齐粟娘在陈家也过了近半年，她在二月二花朝节时在屋后迎春花上挂了红；三月三的上巳时跟着陈娘子到河边踏青祓禊，学会了划竹筏；四月五的寒食里学会做了青团、金刚脐、茶馓，吃了个肚撑；清明送着齐家夫妻去了七八